

三餐四季

□文/图 邹小燕

前些日子，梦见父亲在天楼上割韭菜，母亲在灶台前炒苦瓜。白雾从锅盖缝里钻出来，模糊了窗户。我站在门口，想喊一声妈，醒了。但我还是记得那些味道。韭菜的鲜，苦瓜的苦，南瓜粥的甜，蒸白菜的暖。记得父亲蹲在天楼侍弄蔬菜的样子，记得母亲站在灶台前围着围裙炒菜的样子。

这年复一年的三餐四季，自从父母走后，成了我心底最清晰、最刻骨的记忆。

一

“楼上的韭菜长出来了。”母亲总会在春天里说这句话。

“又可以吃韭菜炒蛋了。”父亲很默契地转身上楼。不一会儿，手里便提了一大把鲜嫩的韭菜。

那些刚冒出头不久的韭菜泛着淡淡的清香。韭菜炒蛋，做法简单：把洗净后的韭菜切成小节，然后打几个鸡蛋，加少许盐，充分搅拌，油热下锅翻炒几下即可。吃一口，满口都是韭菜和鸡蛋的香味。

俗话说：“雨水三日暖，春韭隔日萌。”韭菜割一茬长一茬，你割得快，它长得也快。因为爱吃韭菜，父亲在天楼的花盆里栽满了韭菜。每天想吃的时候，就去割一把，主打一个新鲜、随性。对于那些吃不完的韭菜，母亲会做韭菜馅的饺子。

在春天里，母亲会包很多韭菜馅的饺子。趁新鲜送给亲戚和左邻右舍的朋友。大家尝到鲜后，又会不约而同地跑到家里来，一起割韭菜、包饺子。所以，春天韭菜出来的时候，家里也是最热闹的时候。

二

我以前不爱吃苦瓜，可母亲偏好这一口。

“夏天就得吃点苦。”母亲说，苦瓜败火。

父亲积极“响应号召”，在天楼上搭起“人”字形的苦瓜架。他说这样通风，苦瓜长得直。黄花谢了以后，一条条绿果子垂下来，表面疙疙瘩瘩的。母亲挑嫩的摘，对半剖开，用盐腌一会儿，挤掉苦汁，配豆豉、蒜瓣，大火快炒。起锅撒几根红椒丝，碧绿带红，颜色鲜亮。

我一直都有些抗拒吃苦瓜。直到有一次上火了，母亲端出一盘苦瓜，说：“吃点试试。这个比药还管用呢。”

我夹了一片，然后就着饭大口吞了下去。

“没有你想象的那样苦吧。”母亲看着我“痛苦”的表情笑着说。顺势又夹了几片苦瓜在我的碗里。

“你细品。苦过之后还有一丝丝回甜。”我半信半疑地细嚼起来，脆中带苦，苦中带点辣，然后就是微微的回甘。

不知是苦瓜的功效还是心理作用，第二天，上火的情况果然好多了。从此，我跟母亲一样，好上了这一口。

三

母亲喜欢在秋天熬南瓜粥。

“买老南瓜就得买栗子南瓜。”这是母亲的经验之谈。“要选皮薄肉厚色泽深黄，外形饱满匀称，底部扁平内凹的老南瓜。”

母亲把南瓜买回家，会和新米一起慢火熬。南瓜切成小块，少许米、少许盐，适当的水。大火煮沸后，改为小火熬约一个小时。趁时间还早，母亲把南瓜籽一颗颗清理干净，留下饱满厚实的，先晾晒一段时间，再给父亲炒起。

“下班回来吃南瓜粥哦。”待一切收拾完毕，母亲就会给我打电话。下班前的电话，这似乎成了一项雷打不动的日常。

等我回家，人还没有进屋，就闻到一股浓浓的清香。揭开锅盖，只见老南瓜与新米黏稠地挤在一起，黄白相间。喝上一口，软糯香甜，如一股醇厚的暖流穿过身体。

四

“冬日白菜赛羊肉。”我不知道这句话出自谁之口。但是，我知道母亲在冬天里做的清蒸白菜，味道真是一绝。

有一年，我和父母回老家，热情的老乡送了很多白菜。看着半车厢白菜，我小声嘀咕：“送这么多白菜干什么？”

母亲一脸神秘，“你不懂，打霜后的白菜更甜、更脆。这是我们老家独有的白菜。不识货！”

回家后，母亲把白菜洗净，用一个长方形的盘子装好，放在蒸锅里，不到两分钟就端上了桌。旁边放着一个小酱碟。“你蘸点酱吃。”

我试着吃了一口，因为蒸的时间不长，白菜还保留着一点脆，加上白菜自然的清甜混合着酱的浓香，满口脆香。

四季流转，烟火留痕。那些饭菜的滋味早已镌刻心底。父母虽已远去，但这份藏在三餐四季里的温情，伴随着岁岁春秋，永远温暖着我往后的漫漫流年。

三 爸

□吴启富

接通视频电话，一张络腮胡子的脸塞满了屏幕。他凑得太近，额头、眉毛和那双铜铃般的眼睛挤进了我眼眶。三爸虽然和我遥距千里，此刻却近在咫尺。

“你们都好吗？”三爸问，“堰塘还有没有水？果树修剪了没有？”

在三爸眼里，我们好像永远是孩子，一打电话就嘱托我们要多回老家看看。

父辈有六兄妹，父亲排行老大，长哥当父，他和母亲把五个弟弟、妹妹都拉扯长大，成家立业。如今，父辈只剩下三爸一个人了。

三爸今年八十二岁，他是铁路工人退休，居住在湖南。退休前，三妈和两个儿子“农转非”随三爸去了湖南。四川老家的房子和几亩田地，送给了四爸的儿子。他把自己这辈子在老家挣下的家底，一分不剩地给了老家的亲人。还要把养家糊口都很拮据的工资，抽一部分寄给我们几个兄弟姊妹交学费。

三爸的确老了，但是每次视频，他还是要问这问那，仿佛有一根丝线，把老家的亲情连接得紧紧的。

我常常想，这个弓腰驼背、说话却中气十足的老人，是怎么一步步把我们这些山里娃推向外面的世界的。

三爸从小被乡亲们叫作“天棒”。十几岁去修梯子河水库——现在的思德水库。父亲走了十几公里山路去找他。只见三爸光着膀子抬石头，肩膀磨破了皮，手掌结满了死茧。父亲摸着三爸的手，盯着他泛红的脸，好久才哽咽着说：“三弟，快回家。”

后来，三爸当了铁路工人。有一年，三爸回家探亲，给我带回来一把黑黢黢的玩具手枪。我让每个小伙伴都摸摸，他们小心翼翼地排着队，手指碰着枪身时，眼睛都发亮。

大姐出嫁那天去送亲，姐夫家来了好多人敬酒。三爸站起来，一碗接一碗地喝。回去的路上，他吐了，吐完后直起腰，朝奔流不息的绿水河大吼：“来一个喝倒一个，来十个吼倒一群！”河风把声音吹得老远。

我读师范那年，三爸送给我一台海鸥牌照相机和一把小提琴。我抱着琴盒走在村道上，乡亲们惊奇地看着——一个山里娃，肩上扛着琴盒，像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的门。

土地包产到户那年，三爸借钱买下老家生产队的猪房，让三妈养猪，不仅每年有年猪吃，还可以卖猪肉挣钱。三爸还利用年休假回老家，把猪房周围的大片荒地开垦出来，栽种果树。几年后，果香飘满山坡。右边那个大堰塘，常年蓄着绿汪汪的水。那塘水浇灌着三爸改造出来的十多亩良田，也装着我们整个童年。那个堰塘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的天然游泳池，水花溅起来，眼里全是盛开的花朵。

三爸常年奔波在铁路工地上，风餐露宿，但他不认为那是劳累，一有空闲，就会露几手擅长的厨艺，并考取了厨师证。后来，他顺理成章地被调到铁路局机关食堂当厨师。说是机关食堂，其实就是一个在城乡接合部临时搭建的棚子。刚从农村过去的一家四口，全靠三爸不高的工资生活。工作之余，三爸就去周围的餐馆拉潲水喂猪。他还把五爷爷的儿子带出去学开车，让其成了全村第一个开大货车的人。

这些事情，他默默无闻地做，从不张扬。

岁月不仅压弯了三爸的腰，还在其脸上刻满了沟壑。可每次视频，他却声如洪钟，尽量把微驼的腰杆拉直。

我知道三爸是不想让晚辈看出自己老了，他要保持笔直站立的形象。是的，三爸在，父母就还在，这个家就一直在向上……

老家的堰塘还在，水面如镜，倒映着青山绿水。三爸栽种的柑橘树，硕果累累，香飘田野。前些年，他和三妈坐动车回了趟老家，走东家，访西家，在老家待久了，儿子来接他们，他们都不想回湖南。

三爸难得回老家。每年清明节，他都要嘱托我，替他们在我父母坟前烧纸，还要我打开视频，和我父母对话。他声音吼得震天响：“哥哥，嫂子，要是你们还健在就享福了，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幸福多了！”手机屏幕上定格着三爸灿烂如花的笑脸。